



文创是没办法单独拿出来讲的，到头来还是要回到食品加工的第一、第二产业。如果不重新追溯自己的农产、工艺和文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的。很多原本我们认为要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答案的东西，在在地就能找到解决办法。



陈花现和思静
甜点师

Q：分享一些你对家乡的私人回忆。

A：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老医生，乍看挺可怕的，就在路边摆个小地摊，放了酒精灯，帮人消毒、治外科创伤。可那一带讨生活的人没什么钱，他收费低、见效快，大家就很爱找他。《老厦门小动物风情画》里，我把他画成一头大熊，很壮，戴着眼镜，还给自己做了辆小工具车。他的结局也很令人唏嘘，给人治好中暑的隔天就因为中暑过世了，医者难自医。家对面是卖章鱼、土笋冻的大排档，据我爹说酱料有二三十种任人挑，现在是绝对不可能再有这种店的了。还有一幅画是画我们家自己干的事，厦门的土芒果小小粒，我妈会一次从水果行进五六百斤的土芒果，坐在路边一直削，把肉剔出来，摆盘去卖，路过的人就拿小芒果蘸酱油配酒吃。

Q：新年礼盒里有什么应季食材？

A：新年礼盒有自酿覆盆子酒、选自安溪优质茶场的黄金桂与无硫金桂花所组成的桂花乌龙茶、凤梨酥、凤黄酥和我画的新年年画。

Q：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

A：工作室在厦门塘边社区的城中村，门口有棵大榕树。我们一直比较钟爱村庄的氛围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。中午吃地道的城中村小炒，下午去旁边的石头皮山晒一会太阳。时不时去附近的泉州、漳州收农作物，同时探访各种有意思的民俗活动。2015年开始还与民谣音乐人有了一些合作，给小河、周云蓬的唱片、演唱会做设计。我喜欢闽南语歌曲，喜欢拾起四散各处的闽南文化。在地不一定就是土，它能让人产生认同感，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。全职做甜点赚不了什么钱，但整体的生活状态还算舒服，至少走了一条自己想走的路，也还没到真正说结果是怎么样的时候。



手绘年画

野路烘焙出一季的甜

【文/张晓雯】

在地食材，节气点心

读过编程，当过广告公司的跟单员，在厦门岛外的集美灌口镇抄过电表……所谓的“经历丰富”这件事在陈花现看来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，直到遇见了现在的太太思静，漂泊归岸。

思静家以前在山里有农场，种竹子、橘子，养鸡、鸭、猪，天然培养起了对食材的味觉审美，后来在新式茶空间工作，跑产地、看茶的过程中，萌生了自己做茶点的念头。

当时，陈花现和思静租了老市区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当作坊，每烤一批茶点，就要逃出去透一会儿气。离传统市场近，什么菜都有，没事去逛逛，一种一种地试就成了空余消遣。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使用在地农产品做点心的原则慢慢确立了。以凤梨为例，大家熟知中国宝岛的凤梨酥，或是菲律宾、广东的凤梨，殊不知闽南种凤梨的历史也有八十多年。尤其是“米种”程溪凤梨，不杂糅其他品类，自身繁殖，越长越小个，酸甜度和山野风味都十分明显，和适宜直接入口、被驯化过的水果是不同的。此外，凤梨酥中用以中和凤梨粗纤维、软化口感的冬瓜蓉，陈花现和思静也选用了龙海白水镇的麦芽糖替代。凌晨组织运料、剥凤梨、做馅料，一千斤凤梨只能做成几十斤的蓉。

“厦门隔壁的漳州就是这么一个稻米之乡，农产丰富。其实很多原本我们认为要在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答案的东西，在在地就能找到解决办法，而且更有意思，”陈花现介绍道，“文创是没办法单独拿出来讲的，到头来还是要回到食品加工的第一、第二产业。不去重新追溯自己的农产、工艺和文化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的。而在地农学有一个规律是，最好的农产品一般是农民先吃了，我们吃他们挑剩的，再远一点地方的人则再吃当地人挑剩的。于是我们想从近旁的城市开始，用很快能拿到的当季当时最好的农产品制作，给所有人分享。”

这也是“花现茶菓”从淘宝走向线下“野路甜点铺”的原因（前阵子还被伊能静连续打了两次卡）。每到一个节气，陈花现和思静就会制作一款与之对应的甜品。如大暑的糯米蛋糕：“大家都习惯了蛋糕的蓬松，用扎实的糯米好像很违和，但在有农耕文化的闽南，祭祀里的高规格点心都以糯米为主体，对糯米是有一种崇拜的。”开甜品店的就一定得是法国蓝带学成归来的高帽厨师吗？陈花现和思静想说，“野路”也能走出“野”的正道，至少还能接地气。

在画中追溯本源

自诩起广告牌作用的陈花现，现在热爱画画，负责店里点心的包装设计：“省了喷绘、制作的钱”。多年前，他还开过一家属于自己的沙茶面店，并在店内空间定期布置插画展览。

当时，文艺风刚刚吹起，接触了许多国内外艺术家作品的陈花现开始困惑：画画本身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？最终，一组《老厦门小动物风情画》让他一度成了豆瓣红人。陈花现想到的表达出口是遁入记忆，描绘从小长大的厦门老城区旧时光景——水四海蛎煎、碰治章鱼、海滨公园门口围栏的茶摊，随着时间流逝已渐渐消失不见。曾经觉得画画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但在“采访”父母、长辈、邻居调取记忆的过程中，画画成了陈花现整理与思考的方式。尤其是小时候，陈花现住在传统社区，流连在各个祠堂中，他喜欢里头的烟火气，看到了宗族的演变、地区的历史，着迷于民俗图像背后人的喜怒哀乐、欲望与渴求，这些都反映在他平时的民俗绘画中。

对自己本源的追溯，可以通过许多形式。味蕾记得那一方原味，图案里的印记也都是自己曾经走过的路。